

◆流年碎影

冰瀑和彩虹

肖遥

大学毕业那年冬天，我和室友在秦岭深山里的乡政府实习，时常去各个山沟走村串户。

有一次，我们沿河沟往山里走。薄薄冰层底下的水流断断续续，若隐若现。山腰上农家乐的出水口是一个龙头的造型，一根细细的冰凌挂在龙张开的口唇底下，就像刚刚吐出来就被冻住了。我和室友聊起《睡美人》里那些被瞬间“定”住的人们——公主一碰到纺锤的尖端就倒下睡着了，整个城堡里的人都在那一刻被定格：择菜的厨娘手里还拿着菜，倒茶水的佣人还在倒水……哦，小时候为了那杯茶水可是操碎了心：水也被冻住了吗？是冻成一条水线？还是冻成了水滴？如果水滴被冻在了空中，那它不掉下来吗？地球引力对时间都不起作用了吗？

再往深山走，被冻住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连瀑布都被冻成了固体，一股股水柱还保持着奔流的姿态，只是没有了震耳欲聋的声音，变成了腊像般的冰凌，有的倒挂在悬崖绝壁上，有的矗立在水潭里。想起摄影图片上那种用单反相机大光圈拍出来的瀑布，飞溅的水珠像果冻样颗颗晶莹剔透，水流就像被丝绸样柔软的玻璃，可面对真正被冻住的、静悄悄的瀑布，却莫名有一丝寂寥，我催促她继续往下一个村庄走，她已经在用石头敲打冰凌，试图搅扰冻住了的一切，就像唤醒城堡里的睡美人，她说睡美人虽然不会再经历伤痛，可也不会再享受快乐。

室友提议新年小长假去看更大的冰瀑，我热烈响应，与其说我喜欢跋山涉水，不如说是因为放假了宿舍没有取暖设施，不如去冰天雪地走走。而敏感又社恐的她主要是想去人迹罕至的地方“躲”

节，冬天里节日密集——圣诞元旦情人节，一不小心会被塞一嘴狗粮。跨年的那个傍晚，我俩搭陕北同事回老家顺车赶夜路北上去壶口，准备看看“天下黄河一壶收”的瀑布，车子在黄土高原上逡巡前行，天黑了，车窗外飘起了细细的雪，室友说如果瀑布没有结冰，回去她就跟喜欢的那个人表白。

早上起来窗玻璃上全是冰花，令人不忍擦拭，冰花的美丽和脆弱，让她又联想到人的情感，她说情感是世界上最玄妙的东西，可能一口气就化开了，也可能冰封雪冻永远藏在心里了。到了壶口瀑布，山崖两边的水流表面被冻住了，沿着崖壁倒挂了长达几百米的冰锥冰凌，极为壮观。再往前走，峡谷最激流的部分并没有被冻住，它如烈焰般奔腾，我俩激动地跳起来，在轰鸣的水流中大喊“新年快乐”。太阳出来了，瀑布上空的水雾之间升腾起无数层炫目的彩虹，那一刻，冰瀑和彩虹相映成辉，雄奇瑰丽，如诗如画，宛若仙境。

时隔多年，我和已经在异国他乡扎根的室友，在微信上再一次互道“新年快乐”，聊起那个冬天——夜晚赶路时车窗外的细雪，晨起窗玻璃上的冰花，冰瀑和彩虹，还有她对爱情的起心动念，犹如睡美人即将睁开的眼眸……

在这个流动太快，快到流沙样什么都抓不住的年代，这些被冻在脑海深处的瞬间，恍若隔世又弥足珍贵。就如同作家黎戈在《茫然尘世的珍宝》一书里说的：“生命中，会偶遇这样的片刻，无心而来，无法经验，飞临在尘俗的日子里，完美却又易碎……这些每个瞬间，在初见心动的时候活一次，想起的时候再活一次，成诗之后，活无数次。”

◆儿女情长

脚下的路

毕瑾

凌晨四点，父亲就赶着从镇里出发的班车，司机沿路接人送人，兜兜转转，到达安庆已是上午九点半。这一趟奔波，只为给我过生日。

我的生日跟女儿的生日相隔没几天，自从有了女儿，我的生日基本年年都是蹭蹭孩子的生日喜气，潦草带过。今年原也没打算过，但在安庆帮弟弟带孩子的母亲却坚持认为，满三十五进三十六的生日得认真对待。早在几个星期前，她就跟家人打了招呼，让我安排个就近的周末，一家人聚一聚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外公带了一只好大的公鸡！”

喜欢“开盲盒”的女儿，一眼就盯上了父亲手里提着的大纸箱，她姐弟俩三两下拆开麻绳，随即爆发出一阵欢呼声。往年，父母也常给我带家养的鸡，但为了省我的事，每次都是处理干净了再带来，我只需取出鸡块直接下锅。像这样带着一整只活鸡，孩子们是头一回见，我也颇为意外。母亲笑着解释，这是老家的规矩。女儿过三十五，娘家要送一只活鸡，严格说，还得是大白公鸡呢。爱人知道父亲肠胃不好，吃不惯外面的饭菜，一大早就去菜市场采买，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忙活了一上午，张罗出一大桌子菜。饭桌上，他陪着父亲你一杯我一杯，三言两语就把老父亲哄得连连点头，左一句“我青伢要得”，右一句“我青伢不错”。青是爱人的名字。

父亲抿了口酒，很认真地感叹：“养大三个孩子，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。”

父亲母亲久居深山，靠山吃山。要想日子过得好点，不仅要忙好田里地里的庄稼，还得脑子活泛，现学现卖，挣点闲钱。种茶园、打茶籽、剪竹根、挖药材、窖茯苓天麻，都是他们常干的活儿。总之，不管什么活儿，只要能挣着钱就去试，不会就去学。

那些年为了补贴家用，父亲母亲常年“上夜班”。父亲口中的“上夜班”，其实是晚上七八点将我们仨哄睡后，和母亲再出门忙活，天亮之前赶回家。寒冬腊月的凌晨，他们不是在鹰嘴崖山洼下烧栗炭，就是连夜挑着担子，步行去几十里外的湖北省英山县卖货。从老家到英山县集镇，来回八十多里，全是漆黑阴森的山路。没有光亮，父亲就用两节电池、一枚铜钱、一节细电线、一个电灯泡，自制了一个简易手电筒别在胸前。那条长长的山路上，父亲母亲挑过木门窗、油茶籽、木柴、木炭、茶叶、药材，肩上的扁担换了一个又一个。

最累的那次，父亲母亲将我们放在外婆家，外出一个星期卖手工茶叶。农历十月的寒夜，接连几个晚上都睡在路边。这些艰辛，在父亲母亲眼里或许都不算最苦的。孩子生病，才是最让他们揪心的事。母亲常说，养大我们三个，她的心里过了千千万万道坎。

我一岁多时高烧不退，医生都不敢收。父亲抱着我翻山越岭求医，母亲的眼泪，打湿了几座山冈。三岁那年，我又连续生病四十多天，找不出病因，摸不准药方，家门口的叔伯都说我扛不过去。还在娘家坐月子的母亲，丢下怀里吃奶的小弟，连夜来回赶山路。山风裹着泪水，吹湿了一路的花草，吹醒了一林的山雀。

山区医疗条件有限，我们仨数次在生死边缘徘徊。父母坚强的心房，被命运一次又一次重锤击打。好在，上天是眷顾他们的——我们总算都平安健康地长大了。

“千难万难，夫妻一条心比什么都强。”父亲端起酒杯，一口闷了下去。

◆江湖脸谱

串珠花的女人

一苇

下班后的傍晚，我总习惯绕到城南拐角那家面店。玻璃门上的“老面坊”三个字被油烟熏得有些模糊，推开门就是满室的麦香，混着葱花与酱油的气息，是老城区里最踏实的烟火味。

店主是一对夫妻，男人精瘦，胳膊上的肌肉线条在揉面时格外突出。他总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护衣，面团在他手里翻折、按压，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，每一下都透着股不慌不忙的力道。女人总在灶台边打转，偶尔帮着端面、收碗。她生得一副瓷白的圆脸，深黑色的眼睛微微陷在眼眶里，笑起来时眼角会弯出两道浅纹，明明快四十岁的人，却还带着几分洋娃娃似的憨态。我常看见她打趣男人：“那么用劲，一身的狗力气！”男人不说话，只是停下手里的活，看着她，嘴角慢慢咧开，露出个憨憨的笑。

这家店的面条确实格外好吃，面条煮得筋道，咬下去能尝到麦子本身的清香，浇头里的青菜脆嫩，肉末新鲜，连汤底都是用骨头慢炖出来的，鲜而不腻。女人说，食材都是她每天清晨去菜市场挑的，“过日子嘛，就得实在，料真了，味道才正。”他们的日子过得不算富裕，三个孩子要上学，一家几口的吃喝用度全靠这家小店，可我从没在他们脸上见过愁容，男人揉面时专注，女人端面时温和。客人进进出出，微信支付扫码，多与少，她从不关心，她相信客人。

前些日子我像往常一样走进店里，却看见角落堆着一堆五颜六色的珠花，红的、粉的、蓝的，散在纸板上，像落在尘埃里的星星。女人正坐在小凳上，手里捏着塑料线卡，将一朵

朵珠花固定在纸板上，她的头微微低着，眼睛离纸板很近，手指飞快地动着，偶尔会抬手揉一揉脖子，再继续干活。

“老板娘，这是在做什么？”

女人抬起头，冲我笑了笑，额前的碎发落下来，“店里最近生意不太好，就接了点手工活，赚点零花钱。”

“这活怎么算钱？”

“一板要固定三十朵珠花，检验合格了能得四毛五分钱。”她手里的动作没停，塑料线卡“咔嗒”一声，又一朵珠花稳稳地粘在了纸板上。

“那不很辛苦？”我看着她指尖泛出的红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

“辛苦倒还好，就是费脖子，费眼睛，费手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着，语气里没有半分抱怨，仿佛只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。

男人刚好揉完一团面，走过来，看着她手里的活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带着点埋怨的语气说：“累个么事，一天到晚忙个不歇，挣几个钱呢？”

女人停下手里的活，白了他一眼，语气却软乎乎的：“几个钱也是钱，不动就没有呀。三个娃，全靠你一个呀？生意不好总是暂时的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总要好些，对不？”

男人没说话，只是拿起旁边的抹布，默默擦了擦女人手边的桌子，又转身走回案板前，重新拿起面团，揉面的力道似乎比刚才更足了些，“咚咚”的声音在店里回荡着，像是在回应女人的话。

我吃完面，天已经擦黑了，路灯昏黄的光透过玻璃门照进店里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男人还在案板前揉面，身影在灯光下被拉得很长，女人依旧坐在角落里串珠花，她的侧脸对着光，瓷白的脸上仿佛蒙了一层淡淡的光华。

我还是每天去吃面条，偶尔会看见女人在没客人的时候串珠花，男人依旧在揉面，只是偶尔会停下，给女人递一杯热水，或者帮她整理一下散落的珠花。那些花很碎很小，是一个个琐碎、弱小的星星。

